

第一章 洞房花燭夜

睜眼之時，蘇雪遙入目嫣紅一片，原來是頭上蓋著一塊沉甸甸的紅色錦緞，垂目只見金絲絞花穗子在微微顫抖。

她一時不知道身在何方，周圍暖意融融，絲毫不見剛才荒郊古寺的徹骨寒冷和淒涼。

兩刻鐘前，普善寺中喪鐘聲聲，皇帝駕崩了。她還沒來得及思量，皇城緹騎便徑直闖入了佛堂。

她被囚普善寺已經四十年了，親朋故舊紛紛離世，本以為她已經被世人遺忘，沒想到還是有人牽掛，看著滿寺緹騎手中明晃晃的長刀，她微微一笑道：「我等這天等得太久了。」

檀香嫋嫋，古佛威嚴，她緇衣芒鞋，並無華服大袖遮面，但是依然端坐著，禮儀周全地服下了皇城緹騎帶來的穿腸毒藥。

口中默默念誦往生經文，不斷敲擊木魚，額上漸漸滲出了汗，木魚聲開始亂了節奏，然而她始終面色平靜，直到她坐在椅子上，眼睛逐漸閉上，手一鬆，木槌落到了青石方磚上，她都沒有再發出任何聲音。

在普善寺這四十年裡，她敲破了兩個木魚，但始終不曾剃度出家，靜慈師太說她六根未盡。如今死去，她多半不能往生極樂，無法再見到他了，他在天上，而她卻在地府……

她不是捨不下三千煩惱絲，是勘不破情關，捨不下他。

想到此處，蘇雪遙想原來死後的去處是這般模樣嗎？竟然並不陰森恐怖。

她正要伸手去掀頭上的錦緞，卻聽到了一個猶如金石的清越聲音——

「王妃別動，新娘掀蓋頭不吉。」

蘇雪遙如遭雷擊，愣在當場。

他的這句話，四十年來，一直迴蕩在她的耳邊。

原來那時候他的語氣不是輕佻，不是漫不經心，而是這樣含著笑意，帶著一絲柔情啊。

方才在劇痛之中，她在佛前許願，若她能有機會重活一世，她一定不會再犯下大錯，她要好好珍惜眼前人，佛祖便給了她這場美夢嗎？

好夢易醒，朝露易消，蘇雪遙一時唯恐這夢境消散，不再敢妄動。

她察覺到頭上的鳳冠沉沉的，壓得她額角微微發疼。

若這是夢，未免太真實了，據說一個人在垂死之時，會憶起自己最盼望見到的人。這就是她內心深處的渴望嗎？

當年洞房花燭夜，聽了他那句話，她十分不耐，一把扯下了蓋頭，對他冷笑道：「沒有比嫁給你更不吉利的事情了！」

他也立刻反唇相譏，而她年少氣盛，緊接著喊了陪嫁丫鬟綠綺、紅鸞進來，大鬧一場，把桌子都掀翻了，從此開始了他們彼此怨懟、吵吵鬧鬧的不幸婚姻。

紅燭爆了一個燈花，在靜夜裡十分真切，把蘇雪遙從沉思中驚醒，只見烏沉沉的喜秤伸進來，挑開了蓋頭。

她眼前一亮，滿目繁華，床前掛大紅緞錦繡百子帳，房中遍貼雙喜，桌前一對龍鳳紅燭高照，燭台上堆滿了燭淚。

她對上了他的眼神，此時的他，眼神裡沒有冷漠心碎和憤怒，一雙細長的眼睛含著笑，映著紅燭，眼底裡都是驚豔。

繁複隆重的大紅新郎禮服，襯得他面如冠玉，是好一個清雋無比的少年郎。

明明當年所有人都說他姿容舉世無雙，他們兄弟六人，他風姿最盛。可是她卻鬼迷了心竅，非覺得他太過俊秀，不夠陽剛。

他望著她，她也直直望著他，見到他大驚失色。

原來蘇雪遙從聽到他的聲音起就開始在眼眶裡蓄積的淚，終於滾了下來。

紅燭搖曳，她本來就是位絕色佳人，這一哭，猶如芙蓉帶露，淒絕豔絕。

謝衡月神色變幻不定，最終粲然一笑，說：「王妃，可是肚餓？丫鬟準備了一點兒小食，未知王妃喜好，甜口的如何？王妃不如先嘗嘗這紅棗蓮藕香芋粥？」

她看著他小心翼翼地端過來一碗香芋粥，依然熱氣騰騰，在燭光下看上去細軟晶亮。

她的眼淚不由流得更厲害了，她以前並不曾聽到他用這樣軟和的語氣跟她說話，再者，他嘴上說不知道她的喜好，然而這粥，正是她日常愛喝的。

一時蘇雪遙又有些恍惚，愣愣望著眼前的謝衡月，他正舉著調羹，將滿滿一勺粥，送到了她嘴邊，臉上泛起一點微紅。

此刻的他，並不像一個風流名滿京城的紈褲子弟，分明是個情竇初開的純情少年。她低頭吃下了這勺粥，本以為在夢裡一定辨不出滋味，哪裡知道這滋味還跟當年一樣，紅棗飽滿，香芋甜糯。

她的眼淚一滴滴落在碗裡，再一次感歎生死之間的這個夢太真實了。

蘇雪遙抬起頭來，這些年來她鎮日枯坐誦經，都快忘記了該怎麼表達心情，但是她還是努力露出一個溫柔的微笑，「夫君，你喚我阿遙便好。」

說完這句話，她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。

四十年前，他望著她，對她說的最後一句話就是——「阿遙，不可再這樣任性，以後就剩妳一個人了，妳多保重，好好活下去。」

為了他這一句話，她捱了四十年光陰。本以為上窮碧落下黃泉，他們都不會再相見了，沒想到一碗穿腸毒藥，竟送了她這等美夢。

她這一哭，落在謝衡月眼裡，只覺彷彿山河變色，紅燭無光，忽然，窗外驚起了一群鳥雀，傳來一陣嘈雜，有人喊道：「賊人哪裡走！」

謝衡月倏然變色，腰上玉佩輕響，轉身就要出門查看。

蘇雪遙淚眼矇矓中想，怎麼連這件事都會夢到？察覺他的動作，她忙低聲說：「不要去，並沒有大事。」

那不過是一個毛賊，看王府披紅掛彩裝飾華麗，想來碰運氣，很快就被侍衛們擒獲了。

謝衡月的背影微微一顫，最終還是沒有出門，低低說：「王妃說的是，此時的大事唯有王妃。」

洞房裡一時寂靜，她的臉上忽然飛起紅霞。

原來這還是個春夢，當年他們齟齬不斷，從未有水乳交融的時候，莫非連這件事，她也要在夢中補上不成？

她羞澀的一低頭，那珠翠環繞的沉重鳳冠便扯得她頭皮更加疼了，這一疼，她突然想到，不是說夢裡疼就會醒過來嗎？

那為何她還未醒？眼前這一切到底是真是幻？

蘇雪遙不由得站了起來，不防久坐腿麻，她一個踉蹌沒有站穩，花容失色以為自己要摔倒在地，卻正好倒在了他的懷裡。

他的身上有皂角的清香和淡淡的酒味，她這才發現他的鬢髮半濕，原來他從酒宴上離開，是沐浴過才進了新房。

他摟著她的觸感如此真實，她終於忍不住伸手掐了掐自己的手心，眼前的一切沒有淡去，相反變得更加清晰起來。

不對，這不是夢！

蘇雪遙望著同樣羞紅了臉的他，眼中有著激動也有著感傷。

三千世界本無窮，原來她這是重回了她出嫁的時候！原來這是四十五年前，是隆慶三十五年！她不再垂垂老矣，她還是當年明眸皓齒的女孩兒。

天可憐見，她居然會有此機緣！

蘇雪遙不由得抱緊了他，像抱緊了世上最貴重的珍寶。

她的反應讓他不知所措，他臉上的羞意更重了，然而懷裡的小嬌妻眼淚無聲奔湧，又燙得他胸中一陣酸楚。

哭泣的她，顯得更加楚楚可憐，任誰看到這樣的她，都無法硬起心腸。

謝衡月的鼻端都是她身上蘭花的幽香，溫香軟玉在懷，他的心起起伏伏。

他不禁抱緊了嬌妻，想她年紀這樣小，千金貴女嬌養閨中，一時不察，竟被存心不良的登徒子蠱惑，也難怪此刻會這般哭泣。

想到這，謝衡月的臉上霎時間過厲色，隨即又變得平靜。

然而縱使她哭得這般傷心，卻不忘抱緊他……無論如何，從此之後，懷中的佳人便是他共度一生的妻了。

他看著女孩兒燭光下溫潤細膩的脖頸，心裡一動。

兩年前那日濃蔭樹影荷塘之旁，他見她身著輕紗繡羅天青色衣裙，衣襖上繡著一朵極為精緻的鵝黃芙蓉，臂上是嫩粉披帛，她踮著腳尖站在欄杆旁，笑著拍手餵魚，粉黛不施已然國色天香，那一片天真浪漫的模樣，讓他難以忘懷。

如今他得償所願，佳人在懷，不禁思緒萬千，難以言表。

蘇雪遙不知謝衡月的心思，腦海中關於這一年的記憶逐漸湧現。

隆慶三十五年，去年寒冬未曾下雪，而春季亦無雨，正是大旱之年，到秋季，各地漸有流民出沒。彼時沒人知道，這正是三年大旱的開始，也是皇朝由盛轉衰之時。

四年之後，遍地饑饉，而皇朝裡皇子奪嫡，越演越烈，內憂外患，各地烽煙驟起，從此皇朝風雨飄搖，再不見往日盛景。

而那時候的蘇雪遙，並不關心這些國事。

同樣是隆慶三十五年，她最看不順眼的保國公府庶出的三小姐周輕煙，居然嫁給了她心儀已久的四皇子魯王謝清商做側妃，而她不僅沒能做周輕煙的主母，反而嫁給了最不成器的六皇子晉王謝衡月。

她出生之時，父親請人為她算了八字，只說她命中極貴，她無意之間偷聽到了姨娘與她庶姊蘇清婉的議論，才得知了這等機密大事。

從此她便覺得自己是極為富貴的皇后命，把父母兄姊祖母的溺愛都當成理所当然，尤其是她越長容貌越盛，她便更加不可一世了。

哪裡知道她居然會嫁給最沒有希望繼承大統的晉王。

別人都說晉王生得好，恍若謫仙，當時的她卻冷笑道：「他容貌再好能好過我嗎？我若想看美色，為何不攬鏡自照？」

而此時的她從夫君懷裡抬起頭來，望著他那清華俊逸的面龐，她心中一顫，悲喜交集。

謝衡月半摟半抱地將蘇雪遙扶回了床上，百子圖錦繡緞被面上的各色百核桃果瓜子等等，皆已經被收拾起來，放在床尾的繡筐裡。

他望著她，輕輕說：「夜深了，我們安置吧。」

她心裡一陣慌亂，低頭不語，耳垂都紅得像小巧的瑪瑙。

羞澀無言半晌，她還是伸手去卸頭上的鳳冠，謝衡月見狀連忙喚墨染進來伺候。

她到此時才想起來，她又回到了那十分富貴愜意的生活裡了，丫鬟僕婦圍繞，不再是在那清冷的古寺，萬事皆需親力親為。

墨染從外面走了進來，她身段嫵娜，面貌十分標緻，帶著點兒輕浮之色，若是一般的新娘子見到這樣的丫鬟，定然不喜，可蘇雪遙卻知道，這樣的她義膽忠肝。前世謝衡月死後，墨染一直千方百計地偷偷接濟自己，即使在她遠嫁魯地之後，依然沒有斷了貼補自己的銀糧。

墨染早知道王妃是位難得的佳人，然而此時一見，仍不免被蘇雪遙的絕世容貌所懼，所謂膚光勝雪，國色天香，指的就是她了。

墨染低下頭去，規規矩矩地給蘇雪遙請了個安，才上來給她卸妝。

站在一邊的謝衡月，看墨染居然有點縮手縮腳的模樣，腹內頗覺好笑。

墨染的動作輕巧又俐落，很快就為蘇雪遙卸去了那些沉甸甸的裝飾，一頭烏亮的長髮蜿蜒在胸前，好像一匹緞子一般。

「王妃您頭髮真好。」墨染讚歎道。

蘇雪遙感覺到了謝衡月也正目不轉睛地望著她，那眼神十分灼熱。過去這樣的眼神只讓她渾身不自在，而此刻，她心裡卻半是酸楚，半是甜蜜。

待她以水淨面，閉著眼睛伸手要乾巾子擦臉，卻覺有人輕輕用絲帕幫她拭乾了水珠。

她低聲說：「墨染，這絲帕上的熏香是什麼？很好聞呢。」

她睜開眼睛，卻看到是謝衡月站在面前，他手裡一方淡青色的絲帕，水跡點點。

墨染已經不見了蹤影，而謝衡月正目不轉睛地看著她，眼珠亮如點漆，在燭光下，

他的眼裡似有萬語千言。

謝衡月將帕子放在鼻子下嗅了嗅，依然一臉清冷地說：「這帕子有味道嗎？」

蘇雪遙臉色微紅，為她的傾城國色更添幾分顏色，謝衡月不由得看呆了。

等他略回過神來，蘇雪遙已經寬去了外衣，只見她只穿著雪白的絲緞中衣坐在黃梨木雕蓮花妝台之前。

絲緞柔滑貼身，勾勒出了她少女的窈窕曲線，她坐在那裡拿著一把羊脂白玉梳在梳著她一頭烏亮的長髮。

她的表情很鎮定，可是她雪白肌膚上的紅暈，卻分明在無聲地訴說她的緊張，她看起來是那麼嬌柔、軟軟的，讓他想起剛才擁著她的感覺。

謝衡月發現自己不該把墨染打發出去，現在竟讓王妃親自梳妝，他心裡也有幾分納悶，他總覺得今夜的蘇雪遙有點陌生，跟他印象中的她，有點不一樣。

他眸子一沉，走了過去，從蘇雪遙柔軟的手中拿過了梳子，替她梳理長髮。

蘇雪遙的長髮雖然濃密無比，卻十分順滑，手指隨著白玉梳在髮間輕柔地穿過，謝衡月頗有愛不釋手之感。

蘇雪遙只覺得謝衡月的目光似乎變成了實質，越來越熱，她的頭也越垂越低，心跳微微加快。

謝衡月清越的聲音響起來，「王妃，我們飲了合巹酒吧。」

他放下了玉梳走到了桌前，斟滿了兩杯酒，琥珀色的酒在燭光下閃閃，他回身牽著蘇雪遙的手，讓她坐到桌前。

她雖然入過一次洞房，然而合巹酒卻是第一次喝，而此時年深日久，她也早已忘記了出嫁之前，嬾嬾教導過的事情了。

蘇雪遙只能亦步亦趨，他讓她做什麼便做什麼。

謝衡月看著他的小嬌妻怯生生的，明明很害羞卻非要作出一派從容的樣子，早已心癢難耐，看著坐在桌邊的她露出白嫩後頸，不禁朝她俯下身來，把她籠罩在他的氣息裡。

他將她半抱在了懷裡，端起一只金樽，將另一只放到她柔嫩的手裡，酒液微微晃動，差一點就要溢出來了。

謝衡月忙一低頭，俯身就著她的手，喝了一口合巹酒，接著微微轉過頭來望著她。

他們之間呼吸可聞，他只覺得鼻內都是她身上馥郁芬芳的氣息。

謝衡月抬起手來，也將手中的酒杯遞到了她的嘴邊，低低地說：「來，飲了這杯合巹酒，從此我們白首不離。」

蘇雪遙聽到白首不離這句話，瞬間眼眶裡又湧上了眼淚。

重生前她蒼雪滿頭，而他卻盛年而逝，他們皆未曾見到對方白首的那一日。

謝衡月看她淚光盈盈，心裡一緊，幾乎要問出口，妳這淚是為了誰而落？

卻見蘇雪遙低下頭去，淺淺啜飲了他掌中的合巹酒，低聲說：「夫君，白首不離，切莫失約。」

謝衡月大喜，一把將她抱了起來，只覺得她沒有什麼分量。

蘇雪遙低呼一聲抱緊了他的頸項，才發現他的髮髻不知道什麼時候也已經散開，

長髮垂落，此時在紅燭映照下，兩人烏亮的長髮交織在一起，正是結髮為夫妻，白首不相離。

他將她抱上了床，凝視著搖曳的燭光下她小巧而飽滿的唇瓣，直接壓了上去。

唇齒相交，耳鬢廝磨，僅僅親一個嘴兒，便有萬般旖旎，千分纏綿。

謝衡月一時氣息不穩，畢竟是初次與女子親暱，只覺險些便把持不住，而他的小嬌妻早已軟成了一灘水一般，只能攀著他的肩膀不放。

謝衡月低喘一句說：「真是個小妖精，妳這是要了為夫的命了。」

蘇雪遙聽了卻渾身微顫，方才臉上意亂情迷的紅暈瞬間褪了個乾乾淨淨。

她睜開了含情美目，目光裡卻是一片驚恐，她心裡只有一個念頭，莫非他看出了自己不對嗎？還魂重生，自己聽起來也十分不可思議，而市井志怪故事裡，還魂重生的人，都被當做了妖孽。

謝衡月看到她倏然變了臉色，心下十分憐惜，此時只覺得坊間傳說他的小嬌妻十分剽悍，顯然是在造謠詆毀。

謝衡月抵著她的額頭，低聲說：「為夫失言了，王妃莫怪，王妃妳便是要我的命，拿去便好。」

她聞言眼中的驚恐之色不見了，卻又籠上傷感，前世謝衡月可是真的為了她丟了性命。

她微微顫抖著說：「夫君可是忘了剛才白首不離的誓言？既與妾身結白首之約，夫君怎能不長命百歲？」

謝衡月聽到她這樣說，此時此刻，他心裡那一點芥蒂已經消失得乾乾淨淨。

他不由得緊緊摟了她一下，她的鼻端滿滿皆是他身上好聞的男子氣息，這讓她莫名心慌意亂，再見燭光下他的中衣凌亂，露出大片精壯的身子，他骨肉停勻，肌肉微微隆起，散發著蜜色的光芒。

蘇雪遙看了一眼，便不敢再看，而腦海裡卻異常鮮明地印上了他此時的模樣，心想原來他並不像他表面上那麼弱不禁風。

她紅透了臉頰，將頭轉向窗幔，眼前喜慶的紅色讓她眩暈，她低聲說：「燈太亮了。」

謝衡月回身劈出幾掌，掌風過處，將洞房裡高照的所有燭火全部熄滅了。

出手之後，他心裡微微有些後悔，他的功夫極少在人前顯露，但轉眼看著微微捏著被角的妻子，他又覺得無須對她避諱，這是他的妻。

房裡陡然一黑，淡淡的月光從窗紗透了過來，她只能看到他的輪廓，只見他放下了羅帳，轉身便躺在了她的身邊，手臂一伸，便十分自然地將她摟進懷裡，彷彿他們之間曾經這樣做過無數次。

可不管是前世還是今生，這都是他們第一次合卺同床。

肌膚相貼之處，一片熾熱，她被他的臂膀箍得緊緊的，半點不能動彈，他重又吻了上來，讓她頭腦暈暈的，只覺世界重回混沌。

她攀著他的肩膀，趁自己還未曾完全失去知覺，在他耳邊婉轉顫抖著低聲懇求道：「且望夫君憐惜妾身。」

謝衡月苦苦忍耐了一晚上，終於忍不住了。

他終於知道為什麼入洞房之前，他的教頭教了他一個新法門，一臉神祕地說他一定用得著，還真是用得著。

他低喘一聲，運起功來，真氣在丹田中轉了三圈，他身上已經微微出了點兒汗，但是好在緊要關頭，他還是克制住了自己。

他的氣息還是有點不穩，儘量讓自己平靜下來，低聲說：「王妃我都知道了。妳今夏落水，到如今寒症未癒，身子尚虛，避子湯又傷身。我已答應岳家，此時不會與妳圓房，妳且安心吧。」

蘇雪遙心中又一顫。原來如此，前世他們洞房花燭夜大打出手，從此他便搬去了書房，這一住他就再也沒搬回來，她竟不知當時還有這件事。

只是……雖然今夜如此美滿，可她還是有幾分擔心，害怕那些鶯鶯燕燕又會找上門來。

她眼底有些黯然，心裡很想對他說，她的身子並不妨害，他們不如今夜圓房吧。可是直到他在他的懷中睡過去，她都實在太過羞赧，開不了這個口。

第二章 不同於往常的她

蘇雪遙實在太過困倦了，第二天睜眼的時候，居然已經到了下午。

睜眼的剎那，她還有些恍惚，身邊的羅衾已經沒有了謝衡月的溫度，但是依然留著他身上清雅的味道。

她定了定神，才反應過來昨夜她本以為自己會魂歸地府，沒想到卻重生回了四十五年前，想到這兒，她覺得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被她遺忘了，便坐在床上，努力地回想著。

聽到她的動靜，一直候在外面的大丫鬢綠綺和紅鸞，急忙走了進來。

昨夜大婚之夜，小姐居然沒有喚她們伺候，她們心中正十分忐忑，早上自然格外殷勤。

蘇雪遙看著這一對大丫鬢，她終於想起來了。

新婦第二天需要進宮去向皇帝、皇后與皇太后請安啊！她怎麼能把這件事情忘了！

她前世膽大妄為，不管不顧，一心想著大不了不過，絲毫不顧及謝衡月的體面，竟託病不去拜見，造成了嚴重的後果。

想想隨之而來的種種麻煩和禍事，蘇雪遙心中一凜，低聲問綠綺，「王爺可從宮裡回來了？」

綠綺搖搖頭說：「並未。晌午，跟著王爺的人送了話來，說聖上留飯了。」她看看架上的瑤瑯自鳴鐘說：「這個點兒，王爺應當快要回來了。」

綠綺偷眼看著蘇雪遙，心中又覺困惑，小姐在轎子裡還咬牙說，今日定要王爺好看，沒想到居然這麼快就被王爺收服了。

她想起王爺的容色，心裡也是一熱，不免又有點想入非非。

蘇雪遙看她的神色便知道她在想什麼，在心裡一歎。

此時卻沒有餘裕跟綠綺談談，她匆匆爬了起來，差一點就自己動手了，才總算

想起來自己該吩咐這些丫鬟，她暗暗管住自己的手，一邊喚一眾丫頭來梳妝，一邊心中七上八下，唯恐當年的事再次重演。

然而已經來不及，門口忽地傳來一聲，「王爺回來了！」

只聽一陣嘩啦啦響，水晶簾子被掀了起來，晶瑩剔透的水晶蕩漾著，反射著秋日下午和煦的金色陽光，那碎金般的光，照在蘇雪遙的臉上，她不由得眨了眨眼睛。謝衡月進來的時候，正看到她這樣的動作，只覺得她此時的表情十分可愛。

他從宮中回來，衣服都沒有換，就直奔這裡，來看他的小嬌妻。

墨染幾個趕緊從後跟了進來，捧著謝衡月的衣物，還有水盆等物。

新房裡並沒有放他幾件衣服，謝衡月昨日說，成婚之後他要住書房，因此他的日常用具皆在書房，只是墨染眼下看他急匆匆地直奔新房，一進屋目光就黏在了王妃的身上，平常的挑剔都不見了，她心裡就有了數，立刻決定馬上將王爺的東西從書房搬過來。

墨染看他們小夫妻對視著，兩人臉上又都浮起了紅暈，她心裡倒十分歡喜，這樣才好嘛，新婚燕爾便要分居，王爺也太不憐香惜玉了。

她們井然有序地給謝衡月除冠寬衣，解玉帶、玉佩，為他換了件常服。

蘇雪遙覺得此刻的丈夫，神色如常，眉宇間甚至透著幾分喜氣，剛才懸著的心放下了大半。

當下兩人，一個穿衣，一個寬衣，彼此對望。

蘇雪遙目中水潤，她柔聲說：「王爺，妾身昨夜……」說出昨夜二字，她不由得一陣羞赧，臉上微紅的薄暈顏色逐漸轉深，竟差一點忘記了自己下面要說什麼。兩人腦海裡不約而同浮現昨夜的旖旎風光。

謝衡月一雙細長的眼睛微微一眯，忍不住說：「昨夜怎樣？」他最後一個字的語調微微上揚，帶著幾分不可言說的暗示。

墨染聽謝衡月竟然出口調戲王妃，一時為他理衣領的手都驚訝地停了下來。

謝衡月在外面有紈褲之名，眾人皆言他眠花宿柳十分風流，然而外人不知，他們家王爺是最規矩不過的一個人。愛慕他的名門淑女如過江之鯽，他若真的浪蕩，恐怕王府再大十倍都裝不下那麼多女子。

墨染看到一起進來的幾個王府的丫鬟內侍也面露驚異之色，給他們使了個眼色，他們立刻垂眸，手腳卻放慢了，各個豎著耳朵，只想多聽聽好戲。

墨染瞪了他們一眼，可自己也不由跟著放慢了動作，今兒個的王爺太過稀奇，過了這個村沒這個店，一定得好好看戲。

謝衡月一心只在他的小嬌妻身上，並不管他們的那些小心思，見王妃因他的問話，臉上的羞澀轉濃，心裡倒十分開心。

然而蘇雪遙到底心中焦急，當下不管她夫君的調戲，還是抬起頭來望著他說：「王爺，妾身沒有去宮裡請安……」

謝衡月看出了她的惶惑，知道他的小嬌妻誤了新婦的規矩，正在忐忑，他心中一陣憐惜。

「早上我見妳睡得那般香甜，便吩咐了她們，不許她們擾妳，讓妳好好補眠。我

跟皇上皇后和皇太后說了，昨夜疏狂，菡萏嬌紅，渾欲不勝，只能告罪了。」他想起了今早大家聽他這麼坦蕩地說出來，大家那驚訝而不知道該如何接話的模樣，就不免眼中帶笑。

蘇雪遙驚呆了，他的這般說辭比前世更加不堪，恐怕惹的禍也更甚了，她一時竟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他的話一落地，房內眾女兒都羞紅了臉頰，心中也一凜，知曉這可不是小事，急忙加快了動作，迅速地退了出去，唯恐一會兒聽到什麼更了不得的話，更唯恐他們夫妻吵起來，會被遷怒。

墨染心裡只有一個念頭，王爺瘋了。

綠綺卻嚇了一跳，她偷看自己小姐，只見蘇雪遙一臉羞惱憂懼，她露出來的脖頸手腕上紅梅點點，豔麗無比，的確是一副雨疏風驟被摧折的模樣。

沒想到王爺看上去那般斯文，手段竟然這般厲害，原來他花中聖手的名頭，並非浪得虛名，連她們嬌蠻任性的小姐都整治得服服帖帖，變得這般溫柔。

綠綺打個激靈，心中的妄念，不由得打消了幾分。

謝衡月看他嬌妻臉上的羞惱震驚，知道自己著實孟浪了，嚇到了她，於是走上前去，攬著她柔軟的腰肢，在她白玉一般的耳邊說：「聖上念我新婚燕爾，年紀輕不知輕重，責罵了幾句，並無大事。」

蘇雪遙只覺得手腕上一涼，她如同新雪一般的纖細腕上，已經套上了一雙清得像秋日碧空一般的玉鐲。

謝衡月笑著說：「這是皇后額外賞的，你且戴著吧。」

蘇雪遙並不知道她的夫君會這樣促狹，不過想到一場大禍居然就這樣消弭於無形，自己丟個臉，倒也沒什麼。

她含嗔望著他，並不說話。

謝衡月只覺得她那小巧的貝耳讓人越看越愛，不由得張口微微含了含。這一下，她眼中的嗔意盡去，只餘羞澀，身子微顫，說不出的可愛。

謝衡月發覺自己本來是想調戲她，可彷彿坑了自己。

再玩下去，他恐怕又要運起玄功才能平息，只能戀戀不捨地直起腰來說：「皇上皇后體恤你，免了你三個月的請安。一會兒還有厚賜，你只管領旨謝恩，好好在家將養便是。旁的自有我在，你無須掛懷。」

蘇雪遙不明白為什麼他幾句葷話就能混過去的事兒，前世卻鬧得那樣大，然而這原由如今也無法弄清了，便不再多想。

現下她心中不再有前世那些念頭，不必進宮正合了她的心意，若免去了人前拋頭露面，自然最好不過了。

她雖然羞赧萬分，還是聲音極低地道：「王爺，此事不足與外人道，莫再提了……」她的話音被謝衡月隨之而來的熱吻吞沒了。

蘇雪遙只在昨夜喝了幾口紅棗蓮藕香芋粥，腹內空虛，此時被他壓在妝奩台上親個沒完，不免頭暈目眩。

好不容易才等到謝衡月放開她，她調勻了氣息，才勉強微不可聞地說：「夫君，

且住……」

美色誤人！謝衡月看她臉色變得蒼白了一些，顯然是嬌不勝力，這樣下去，他跟父皇的妄言，恐怕要成真了。

他忍下心中渴求，問她道：「早起可曾用飯？」

蘇雪遙搖搖頭，正要吩咐傳膳，卻看謝衡月的臉沉了下來，低喚一聲，「墨染！」蘇雪遙哪裡不知道他的想法，她忙接過話頭說：「墨染，傳膳吧。」

墨染在外頭聽到謝衡月的口氣，就知道要糟糕，入內後本以為免不了一番訓斥，卻見王妃朝她微微頷首，她不禁心中一喜，看來王妃的脾氣竟是十分好，也肯體恤旁人。

於是不等王爺發火，她立刻退了出去，去廚房道：「王妃傳膳！」

墨染這一聲，讓早已恭候多時的廚房李管事大大鬆了口氣，也忙吩咐下去，沒多久，熱騰騰香噴噴的各色菜肴，流水一樣地端了上來。

李管事偷偷問墨染，「墨染姑娘，這以後傳膳事宜，王妃可有話吩咐？」

墨染眼風一掃，李管事心頭一跳，卻咬牙沒有退縮。

王府治下極嚴，規矩分明，李管事也知道自己這算逾矩了，只是他真的急了。

這一餐可是新婦在王府的第一餐，王府的上上下下早已聽聞王妃剽悍的名聲，又哪裡敢怠慢？這一應飯菜，廚子們使盡了平生解數，把自己壓箱底的本事都拿了出來，至於王妃的喜好，則不需他們打聽，早就吩咐了下來。

他們看上面都那般小心在意，更是不敢有絲毫懈怠，各種費時費工費料的精緻吃食，晨雞未鳴之時便已經預備妥當，用銀霜炭火爐溫著，只待裡面一聲令下，立刻便傳了進去。

只是眾人都沒想到，這位新王妃果然了得，他們都這般小心了，還吃了她個下馬威。

廚房的眾人眼巴巴地從天色未明等到晌午過後，換了無數次菜品，都不曾等到裡面傳喚，他們心下忐忑，著實不明白王妃這是怎樣個章程。

尤其是王妃還從家中自帶了幾個廚子與雜役來。

李管事昨夜婚宴上跟他們略略交談了幾句，發現那二十幾個人胡吹亂侃，言行無狀，再問下去，恐怕要出事，便趕緊息了跟他們打聽的念頭。他們自有王妃保駕，說什麼都好，自己項上人頭，可只有這麼一顆啊。

再者，他們昨夜喝酒打牌，直鬧了個半宿，今朝一個都沒有來廚房點卯，也令李管事十分頭疼。

想打探情況卻沒地方打探，廚房的眾人可是忐忑了一整日了，李管事自然顧不了什麼規矩，趕緊趁機詢問。

墨染看著李管事臉上的難色，也知道他在煩惱什麼，然而王妃高臥未起，連進宮請安都沒有去，這等內帷中起居之事，豈是他能打聽的？

墨染臉一板說：「你是王府老人，規矩不消我說了，不要欺王妃新婦臉薄，你們就想趁機胡來！」墨染看他驚懼起來，心中不忍，想了想又提點道：「你只管小心當差便是。」

李管事得了她這句，知道此次應該無礙了，卻不由得腹內苦笑，他們的這位新主母，宰輔的愛女，豔名遠播，更是悍名遠播。

聖上賜婚之後，她那句「我若想看美色，為何不攬鏡自照」在京中瘋傳，流言紛紛的那幾個月裡，王爺每日黑著臉，他們廚房的杯盤都碎了無數，他為了讓王爺多用幾口飯少發點脾氣，可謂費盡心思。

新婦臉薄？哪個新婦？何人臉薄？

李管事心中哀歎著，朝墨染拱拱手，謝過她之後，急忙退了下去。

這裡正是內院外院的照壁前，雖不犯忌諱，也不是他能久待的地方。

他離開的時候，王爺正貼心地給他的小嬌妻夾菜，他一眼掃過去，只覺得這桌菜，處處都是毛病。

他的臉色變化雖然極微，但是坐在對面的蘇雪遙卻看個分明。

四十年青燈古佛，她每日除了誦經，便是回想他的一言一行，體會其中被她忽略的深意。雖然他們死別已經四十載了，但在她心裡，他的音容笑貌卻隨著時間推移更加清晰，刻骨銘心，難以忘懷。

蘇雪遙雖不明白謝衡月為什麼不滿，但是她不禁柔聲說：「夫君，這些菜色樣樣都對口味。」

謝衡月臉色沒有什麼變化，但是蘇雪遙就知道他已經不再生氣了，果然他便淡淡說了一聲，「王妃賞！」

李管事尚未走遠，便有人追上他說傳賞，他趕忙回頭，抹了抹額頭上的冷汗，看著那比往日豐厚兩倍的賞賜，一顆心更加七上八下起來。

他愁眉苦臉地想，到底這是什麼意思呢？

而李管事的煩惱，也是王府眾人的煩惱。

他們都打聽過，他們言行無忌、肆意妄為的王妃，若說有一樁好處，那便是她愛恨分明，從不虛與委蛇。如今這般，他們到底是得了心，還是惡了意，眾人都一片茫然。

為今之計，只能更加小心了。

謝衡月見王妃低頭細嚼慢嚥，她一段雪白的脖頸上，昨夜的點點紅痕，在脂粉下依然若隱若現，惹人心癢。

蘇雪遙並不知道夫君此刻的心思，她慢慢說：「夫君，我要給普善寺捐點香火錢。」她隨隨便便就將普善寺三個字說了出來，卻不料引來謝衡月強烈的反應，她的手腕被一把攥住了，謝衡月臉色極為凝重。

「誰告訴妳普善寺的？」他差一點就要問出口，可是有人拿普善寺恐嚇妳？那個人可是我的好四哥謝清商？

蘇雪遙自重生以來就知道自己與往日的自己絕不相類。新婚之時十分忙亂，眾人未必察覺，但時間一久，她的性情大變，自然遮掩不住。

而她也不想遮掩。

這四十年囚於普善寺，在佛前誦經，她早已心思空明澄淨，看淡一切是非恩怨。

若非她心中始終對謝衡月未能忘情，一縷情絲繫在心頭，刻骨相思，痛悔難當，無法超脫紅塵，她早就做了靜慈師太的衣鉢傳人了。

此時被謝衡月質問，她神色波瀾不驚，抬眼看著謝衡月，謝衡月被她這一眼望過來，不由得心中大驚。

她這一眼，似萬般繁華如流水，千重錦繡皆成灰，竟有幾分寂滅之意。

他心中著急，不自覺將她的腕子攥得更緊。她這般眼神，比她在洞房裡哭個不停，更讓他心痛。

她的腕子都被他攥紅了，然而她卻眉頭都不曾皺過，她望著他輕輕說：「不曾有人告訴我，是我在夢中夢到的。」

「夢？」謝衡月再一看，他的嬌妻已經垂下眼睛，還是那般嬌弱可憐，他手一鬆，放開了她的皓腕。

她手一縮便要將腕子縮回衣袖裡去，可謝衡月立刻看到了她腕上的紅印，他心裡又後悔又著急，於是輕輕拉著她的手不肯鬆開。

他捧著她的手腕心痛不已，輕輕吻上去，好像這樣能幫她趕走疼痛，「妳剛才為什麼不喊痛？」

蘇雪遙只覺得他的唇瓣吻過處，剛才的熱痛全消。

她抬眼望他，眼裡不見剛才的寂滅之意，卻滿溢柔情，不由得怔怔地說：「夢裡我在普善寺誦經四十年，醒來便覺得世上諸苦皆不再是苦。」

唯有不得與你相見，愛別離，求不得，是真苦。

謝衡月只覺心中一痛，忍不住將她摟在懷裡，他清雅的男子氣息籠罩了她，「子不語怪力亂神，不過是一個夢而已，妳真是個小女孩兒，便這樣將這夢當真。」

蘇雪遙知道他並不盡信，然而她卻不能再多說了。

謝衡月沉吟片刻，捏著她的下巴，讓她抬起頭來看著自己，他的眸子中閃過一絲暗色，「普善寺這三個字，妳還跟誰提起過？」

蘇雪遙搖頭，謝衡月看她眼神清澈，仔細分辨，確定她說的是真話。

因他們倆在飯桌上你儂我儂，謝衡月不僅親自給妻子布菜，不假他人之手，還嫌棄眾人礙眼，早將一千伺候的人都打發出去了。

此時屋子裡就剩他們相對而坐，他倒不擔心走漏風聲，於是慢慢道：「普善寺事關一樁前朝祕聞，其中頗多忌諱，並非普通寺院，他們也不需要善男信女佈施。妳要想禮佛，便在王府裡給妳佈置一間佛堂吧。」

蘇雪遙並不知道普善寺還有這等祕辛，在她眼裡，那就是一間普通寺院。

災年亦施粥賑濟災民，有大疫祈求安康。她雖然被禁足不能外出，亦不能參與寺裡的救助，卻看慣了這樣的事。

「怎麼會有寺廟不缺佈施呢？」她望著他，目光頗為不解。

前世蘇雪遙前半生嬌生慣養，後半生伴著清寂古佛，到如今心性亦如孩童一般，未經世事侵擾。

謝衡月只覺她眸光澄澈，被她這麼一看，他心裡又一動，「妳說妳夢裡去普善寺誦經四十年，那妳夢裡可有我？我在哪裡？我怎麼會讓妳一個人去那裡受苦？」

蘇雪遙不想他都說了子不語怪力亂神，居然還肯再問她的夢。她垂下眼睛，並不敢看他眼裡的關懷，一滴眼淚卻慢慢從長長的睫毛下溢了出來。

她心中只想，若你還在，自然不會讓我受苦。

前世的她最終眾叛親離，父母皆將她視為恥辱，拋卻了她。唯有他被背叛出賣，生死一線之時，依然站在大殿上，將她護在身後，對眾人厲聲說：「她的錯處便是我的錯處，夫妻一體，我一力承擔！」

謝衡月看她又哭了，心中一亂，將她摟在懷中，只覺得她身子顫抖，顯然是怕得很了，他的眼裡也閃過一絲狠意。

他一時不察，竟讓人將手伸到了她身上，他以後定要慢慢查問出來，到底是誰拿普善寺來試探威脅他的小嬌妻。

謝衡月摟著她，一點點地吻著她，讓她舒展開身子，不再像剛才那麼顫抖。他心中十分憐惜，咬著她的耳垂，滿意地感受著懷裡的她由憂懼的顫抖變為喜悅的沉淪。

謝衡月抱著她，覺得她的身子那麼軟又那麼熱，他慢慢地說：「一個夢而已，不要當真。下次妳作夢，要記得將我也夢進去。若夢裡有人欺侮妳，妳就想我的模樣，我立刻便會出現在妳面前，把妖魔鬼怪都趕跑！」

他的小嬌妻伏在他懷裡，反手抱緊了他，她那般用力，整個柔軟的身子都緊緊貼著他，讓他不由得又心浮氣躁起來，卻聽她低聲說：「若真如此，那便好了，有夫君在，我自然是什麼都不怕了。」

謝衡月索性讓她坐在了他腿上，抱著她的腰，不讓她離開。

第三章 出乎意料的態度

他們倆這一頓飯，就這樣吃到了日影西斜。

蘇雪遙剛剛重生，腦海中除了他的事情，別的事都變得極為遙遠黯淡，一時竟難以想起，便不知道該跟丈夫說些什麼，而謝衡月也不是個多言的人，兩人就這樣無聲纏綿著。

忽地，門口一陣喧譁，墨染喊著，「攔著他！」

接著卻是一個男子扭開嗓門喊道：「王爺！王爺，您別娶了媳婦忘了我，外面諸事還等著您裁奪，您到底什麼時候回去？」

在謝衡月懷裡的蘇雪遙噗哧一聲笑了出來，認出這聲音屬於他的長史羅振康，謝衡月聽到了羅振康大喊，臉色卻是一沉。

蘇雪遙只覺得這半日已經被搓揉得渾身酸軟，她這不是吃飯，倒是被人吃，輕輕推他一把說：「正事要緊，莫讓羅先生等。」

王妃開口，謝衡月自然不會拂了她的意，一打簾子走了出去，水晶簾子晃動間，羅振康似乎看到了一個絕色佳人，又趕緊垂下頭去，不敢再看。

羅振康留著三絡鬍子，高高瘦瘦黑黑的，並不像個讀書人，倒更像個買賣人。

他今日本來有要事跟謝衡月相商，他也知道如今王爺娶了妻，從此便內外分明，他不敢再隨便闖進內院來，便只在外院書房等王爺出來。

沒想到王爺從皇宮回來，一頭扎進了內院，他左等右等都不見他家王爺出來，心

中焦急，又向來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牛脾氣，便直接闖了進來。

謝衡月並未動怒，淡淡地說：「記下你三十大板。我們出去說。」

另一邊，蘇雪遙看謝衡月離開，微微鬆了口氣，雖然心裡總想一刻不離他，但是又有點吃不消他的熱情……她竟不知道謝衡月這般黏人。

喚來丫鬟替她整理儀容，她自己坐到妝台前，她朝鏡裡望去，脖頸上遮掩的脂粉皆被蹭掉了，而她身上的痕跡更甚，她心裡一跳，臉上不由得一熱。

綠綺和紅鸞看王爺急匆匆地離開，又聽見叫喚，就都走了進來。

她們其實也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，昨夜小姐分明在花轎裡還咬牙切齒地說，定要給她的小白臉丈夫好看，她要大鬧一場，要能被他休回去就更好了！

哪裡知道小姐一夜起來，原先說好的通通不算數了。現在的小姐眉目含春，一臉疲倦的鬢足，再沒有了出嫁前那張揚的怒意。

紅鸞一邊給她理妝，一邊大著膽子說：「小姐，王府的管事大娘們，您陪嫁的管事們，一直在西跨院候著，等您的示下呢。」

自己竟然把這件事忘了，蘇雪遙點點頭，便說一會兒喚她們進來。

紅鸞貪財，她知道紅鸞必然是收了銀子才來回報的。

紅鸞只覺得蘇雪遙淡淡的一眼，好像看穿了她的所有心思，她不禁心虛地移開眼睛。

蘇雪遙也沒揪著此事不放，等整理好了儀容，就讓人傳話叫管事們過來，在丫鬟隨侍之下去了小廳，端坐在主位上。

一會兒地下便黑壓壓地站滿了丫鬟婆子管事，王府裡有頭有臉的人皆在此了。

他們在西跨院等了整整一天，到天黑才等到了召見，心裡也是十分不安，再見上首的新王妃端坐著，明明看上去那般嬌柔，卻自有一種沉靜的氣魄，跟傳言中絕不相似，不由得都屏息靜氣地垂手站著，不敢多言。

蘇雪遙看著王府的一千人等訓練有素規矩分明的模樣，又看看自己帶來的人如此散漫，不免心中一歎。

她慢慢開口道：「你們很好，日後一切照舊，好好當差。我有一句話送給諸位，諸位要常記心中，萬事要心存善念。若有齟齬，切不要私下鬥狠，攤開來說便好。」

眾人只覺這位王妃年紀輕輕，但極有威嚴，她說得越少，大家就思量越多。當下眾人得了賞賜，就此便要謝恩離去。

蘇雪遙坐在椅子上，仔細端詳著每一個人的模樣，發現自己竟有大半不認識。當初王府抄沒，下人們也皆樹倒猢猻散，到頭來，整日蠅營狗苟不過一場空。

就在此時，她在人群裡看到了一個人，心下一驚。

她怎麼把這個人，這件事忘了！

蘇雪遙當下就目視那人說：「且住，你留下。」

昨夜蘇雪遙未按照原計劃行事，他就已經覺得不妙，現在被她在眾目睽睽之下直接喊住，他臉上不由得冒汗，跪下來低頭道：「小人給小姐請安。」

他叫馮力，是蘇雪遙的陪嫁管事之一，一時驚慌竟沒有改過口來。

蘇雪遙看馮力神色慌張，只輕輕說：「綠綺，拿一串佛珠給他。」

她的神色十分柔和，目光也很慈悲，但跪在下面的人卻抖得十分厲害。王府眾人看到這種情形，心裡哪能不害怕。雖然王妃的做派跟他們打聽到的不一樣，但是看那管事抖得像篩糠，怕極了的模樣，不知道座上那嬌弱美豔的女子到底有多心狠手辣，才會把他嚇成這樣啊！

眾人一時都不敢再抬頭，垂首立在一邊，沒有人敢走了。

蘇雪遙輕輕歎了口氣，望著院裡的眾人說：「還有誰跟他一起，都站出來吧。」她話音一落，她的陪嫁裡有幾個人不禁面如土色，直接便軟倒在了地上。

蘇雪遙看他們那般驚恐，心中頗為不解。她前世傲慢，從未曾將下人看在眼裡，自然不曾故意折磨他們，何至於一句話就把他們嚇成這樣？

她細細思量了一番，才明白過來。

果然木魚敲多了，對世事人情皆有些鈍了，她和謝衡月是御賜婚姻，他們竟然敢內外勾連，為外男傳遞消息，這可是欺君大罪。如今自己眼見要反悔，要處置他們、將他們推出來頂缸，東窗事發他們又怎麼能不害怕？

蘇雪遙心裡念了一句佛，她能重生到新婚之夜，真是上天保佑，此時大錯皆未鑄成，一切都能挽回。

蘇雪遙見他們一個個面無人色，不禁歎了口氣說：「每人拿一串佛珠，我這裡不需這麼多人伺候。不要忘了我的話，做人當心存善念。你們自去我的陪嫁莊子上吧。過些時日我得閒，也要去莊子上走走，你們且仔細伺候莊稼吧。」

他們一聽居然還有一線生機，立刻跪倒謝恩，東西都不敢收拾，就倉皇出東門往蘇雪遙的陪嫁田莊子上去了，唯恐跑得慢點兒，大小姐又改了主意。

以前大小姐眼高於頂，但她的心思極好揣摩，現在她不打不罵、溫溫柔柔起來，倒嚇得他們魂飛魄散。

書房裡，謝衡月冷冷地看著他的長史官，「查出來昨夜那人是誰派來的嗎？」羅振康捋了捋他的長鬚說：「小賊嘴很嚴，身上也沒有可供辨識的東西或記號。」謝衡月咬牙道：「謝清商欺人太甚！本王的新婚之夜，他都敢派人來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那件事安排得怎麼樣了？」

羅振康看王爺眼裡的厲色，心下十分滿意，急忙說：「一切順利，正按計劃進行。」想了想，他最終還是說了出來，「那賊人，是王妃的陪嫁偷偷打開東花園的角門放進來的，也是王妃帶來的人一路上為他遮掩，讓他一直闖到新房附近。該如何處置，請王爺示下。」

謝衡月聽了羅振康的話，臉色不由得沉了下來。

羅振康倒是臉上笑嘻嘻的，娶妻娶賢，他的主子被美色所迷，非要娶個花瓶回來，還是個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花瓶，以後可有他受的了。

忽然門開了，侍衛首領袁騰義道：「那幾個人要走。」

羅振康冷笑一聲，「他們把我們王府當做什麼了？想來就來想走就走？」

袁騰義看著王爺遲疑地道：「是王妃剛才突然打發他們走。」

謝衡月心裡卻一鬆，罕見的笑了起來，他本來就風姿卓越，這一笑幾乎要耀花了

大家的眼睛。

「本王可是新婚。雞毛蒜皮的事兒，你們倆見機行事便可，莫要再擅闖內宅！」最後一句謝衡月說得十分嚴厲，狠狠瞪了羅振康一眼。

掌燈時分，蘇雪遙歪在榻上，正閉目細思她結婚前後還發生了什麼事，只希望她不要遺漏什麼重要關節，卻覺鼻尖一陣清雅的男子味道，緊接著她的唇就被含住了。

「王妃可曾想我？」他在她耳邊低低地說。

一個熱吻之後，她便嬌喘細細，白皙的臉上都是紅暈，幾乎喘不上氣來。

她連忙輕輕推著他的胸膛說：「不成了，我真不成了。」

謝衡月看她含羞帶怯的模樣，心中喜愛更深，捏著她的鼻子說：「妳要懂得換氣。」說著不由分說將她壓在榻上，便又吻了上去。

蘇雪遙懂了換氣，這個吻便變得極為纏綿悱惻。

燈下看美人，更比平常美幾分，謝衡月望著雲鬢散亂，雙唇被他吻得有點微腫，紅潤可口，只覺平生所見美景，莫過於此時。

躺在榻上的蘇雪遙卻望著鏡子裡映出兩人的身影，心中暖洋洋的。

謝衡月順著她的目光望去，只見紅燭燐燐，銅鏡模糊地映出兩個人影，雖看不真切，卻十分相配，真是一對璧人。

他扭頭看嬌妻，臉上似笑非笑地說：「今日方知王妃說若想看美色，為何不攬鏡自照的真意。」

蘇雪遙一聽只覺得要糟糕。謝衡月一直沒提，她只當他已經忘記了，沒想到這是要跟她秋後算帳啦。

說話間，謝衡月已經欺身上來，按著蘇雪遙的肩，將她牢牢按在榻上，半分也動彈不得。

蘇雪遙臉上紅暈更深，她只覺得他的目光越發灼熱，而他在紅燭下也越發顯得眉目深邃，英俊無比，她心中一動，低聲道：「夫君，且饒恕妾身則個。妾身年幼無知，坐井觀天，竟不知道世上有王爺這般美男子，才敢說那番大話。」

謝衡月眸子一沉，沒想到他的小嬌妻此時此刻還不忘調侃他，不給她個教訓，怎麼能振夫綱。

他俯身壓了上去，只淡淡在她耳邊說：「這是王妃自找的，莫怪本王無情。」

這下子，兩人榻上糾纏，她嗓子都差一點失聲，她無論如何嬌喘求饒，而他卻始終冷靜自持不為所動。

第二天，天濛濛亮，謝衡月看著蘇雪遙在他臂彎裡睡得那麼沉，心裡也是一歎。昨夜他竟有些癡狂，在那之前，他不知自己胸中愛意居然已經如此深。而她即使對他哭泣求饒，也依然對他全心信任，總不忘抱著他的臂膀不放，真是可憐又可愛。

他不由得輕輕吻上她的唇，淺嘗輒止，便覺心情激蕩難以自抑。

他歎了口氣，看來那清心訣也救不了他了，圓房之前，為了她好，也為了自己好，

他還是搬去書房吧。

蘇雪遙兩世為人，也未曾經過這樣的陣仗，她這一覺便又睡到了晌午過後，再睜眼時，卻看到她的夫君坐在書桌前批閱案牘。

秋日的陽光，如碎金點點從窗外映進來，照在書案前的地上，樹影晃動，滿室安寧，陽光下他越發顯得姿容秀雅，舉世無雙，坐在那裡提筆疾書，身姿挺拔，儀態瀟灑。

蘇雪遙不由得看得一呆，又不禁回憶起昨夜來，她一時羞不可抑。

謝衡月是習武之人，她剛醒來就察覺到了，他轉過頭來看著她，卻見她急忙拿袖子掩面，柔聲哀求道：「夫君，妾身再也不敢了。」

謝衡月臉上微笑說：「如此便不敢了嗎？王妃妳誇自己丈夫顏色好，乃天經地義之事。王妃以後務必要時時誇，日日誇才好。」

蘇雪遙不料前世不是冷冷清清就是對她一臉不屑的丈夫，厚起臉皮來，居然這般難以消受，她啐了一口，便翻轉過臉不去理他。

謝衡月見她又要入睡，知道她這是體弱不勝，但也不可這般一味貪睡，於是斟了杯茶走到床前，哄她起來，她便就著他的手，低頭飲了一口。

他見她一臉困倦，眼皮又沉得抬不起來了，心裡有幾分後悔，昨夜不該一時忘情。他還是連哄帶嚇地將她從床上弄了起來，她覺得十分疲憊，卻不勝其擾，只能一邊打呵欠，一邊從被窩裡伸出一雙雪足來。

謝衡月心中愛憐，照例傳膳之後就將人都趕了出去。她一應起居，都由他親手照料。雖然他動作生疏，難免笨手笨腳，但是自有一番小心翼翼的溫柔。

而半睡半醒之間的蘇雪遙，也眯著眼睛，半打著盹兒，由著他折騰。

王妃兩日都是如此作息，別人不敢說什麼，卻惹急了她的陪嫁乳母馮嬾嬾。她聽得裡面傳膳之後，又將人全部都打發了，便不管不顧地要進來。

然而自從昨日羅振康差一點直闖內室之後，謝衡月就加強了此處的守衛，馮嬾嬾立時被攔在了門口，幾個高大的武婢，手往她腋下一插，便把她提了起來，馮嬾嬾哪裡見過這樣的陣仗，差一點被嚇暈了過去。

墨染看她們鬧得不像話，急忙上前制止。

王妃雖然看上去脾氣不錯，可是看她這麼快便將她們王爺迷得暈頭轉向，顯然是有幾分手段的，這些武婢憨直，得罪了王妃的乳母，萬一惹怒了王妃，大家可都吃不消。

她將馮嬾嬾領進外間，正要好言安慰，馮嬾嬾卻趁她不備掀了水晶簾子，一頭闖了進去，大喊道：「姑爺，您可不能這樣！」

內室裡的謝衡月早就聽到了嘈雜，他並沒放在心上，想著自有人替他擋駕，沒想到居然是一群廢物，連個老嬾嬾都攔不住。

馮嬾嬾以為會看到什麼淒慘景象，哪裡知道進來的時候，正看到小姐一雙瑩白的玉足踩在姑爺的膝蓋上，她家姑爺正在給她穿襪子，一臉溫柔纏綿。

馮嬖嬖愣了一愣，但看到蘇雪遙那渾身的痕跡，頓時又「噉」的一聲撲了過去，眼淚掉了下來，「小姐，您怎麼成了這般模樣！」

謝衡月略一遲疑，便已經被馮嬖嬖一屁股擠到了一邊。

蘇雪遙望著她的乳母，馮嬖嬖雖然一根筋，但對她極好，可恨她前世混帳，竟連累馮嬖嬖也晚景淒涼，死時只有草席一張。

此時乍見馮嬖嬖，蘇雪遙心中一痛，淚珠也忍不住滾滾而下，喚了一聲「馮嬖嬖」便哽咽得說不出話來。

馮嬖嬖抱著蘇雪遙，對謝衡月怒目相向，「姑爺！我們小姐身子嬌弱，可不能這樣了！從今以後，老身要在外間值夜！姑爺你要知輕重！」

蘇雪遙一聽便知道她誤會了，不由含羞拉拉她的袖子，低聲說：「嬖嬖莫要如此。這裡是王府，他是王爺，妳要有規矩，不可魯莽。」

馮嬖嬖眼睛睜大了，不禁又哭喊一聲，「小姐何曾講過什麼規矩，妳來了王府才兩日，便變得這樣膽怯？」她怒視著謝衡月，「明日三朝回門，老身定要將這一切稟明老爺！讓老爺為小姐做主！」

謝衡月早已臉黑得不像樣子，聽到這句話，他和蘇雪遙一起焦急道：「萬萬不可！」謝衡月積威甚重，他不傳喚，墨染就不敢進來。眼見裡面鬧得厲害了，她著實也顧不得了，一頭闖了進來。

只見王妃抱著馮嬖嬖，目中帶淚。而馮嬖嬖則一邊怒視著王爺，一邊像母雞護著雞仔一般將王妃護在身前。而平時無所不能、殺伐決斷的王爺，卻一臉無奈地拿著一雙雪白的女子布襪站在床邊，頗有點不知所措的茫然。

若只看當下的光景，這明明是登徒子偷香竊玉，忠勇老嬖嬖奮力救主。

墨染呆了一呆，雖然極想多看幾眼王爺窘迫的樣子，但是王爺的目光已經冷冷地朝她掃了過來。

她只好將滿腔笑意全數吞回了肚子裡，上來勸開了馮嬖嬖。

而蘇雪遙見狀，也顧不得垂淚，忙極力對馮嬖嬖柔聲相慰。

她看了一眼夫君，含羞用極微細的聲音對馮嬖嬖說：「他待我很好，並無不周之處，嬖嬖，這次是妳太莽撞了。」

她這一眼，眼波流轉，明明十分羞澀，卻透著一絲若隱若現的媚意，加上她的傾城之色，剩下的三個人都不由得看呆了。

墨染縱是女子都不免心中一跳，心中只道：今日才知什麼叫傾國傾城，什麼叫絕色尤物，無怪乎王爺無論如何都要將人娶到手。我家王爺真是英明神武，眼光太好了。

好不容易她們才連哄帶勸地安撫住了馮嬖嬖，將這尊大神送走。

蘇雪遙羞澀地低眉向夫君求情，「馮嬖嬖年老性情強。夫君你大人有大量，且寬恕則個。」

謝衡月還沉醉在她剛才那一眼的風情裡，頓了頓，才回過神來，他的王妃到底在求他什麼事情。

不管是在皇宮還是王府，謝衡月所見的下人們，都對他十分謹慎恭敬，即使墨染

有點小調皮，也不敢公然這麼呵斥他，他的幕僚們也從未有這樣跟他說話的。他其實對馮嬾嬾的態度是新奇多過惱怒，但見他的小嬌妻這樣含羞告饒，豈能不抓住這大好良機？

謝衡月故意將臉一板，冷冷道：「豈有此理，這般衝撞，怎能輕易饒恕！」

蘇雪遙見他動氣，不禁有些著急，她坐在床前，伸出小手，輕輕拽著他的外衣長袖，微微搖一搖，柔聲道：「夫君，且寬宥則個。」

謝衡月被她這一晃一搖，早晃得心都要化了。

他不禁順勢坐到了床沿，伸臂摟著她，心中一陣滿足，卻依然裝出冰冷的模樣道：「王妃要賠罪，得有賠罪的模樣。」

蘇雪遙被他摟在懷中，只覺得他臂膀堅實，氣息好聞，也不由得伸手摟住了他的腰，輕輕蹭著他的月白色冰紉便袍說：「夫君欲如何，才肯原諒無禮呢？」

謝衡月一時心裡一熱，再也繃不住臉色，低頭吻上了懷裡嬌妻軟軟的唇，在唇間含糊地說：「我這便告訴王妃，妳該如何向妳夫君賠禮，這可是王妃自己求來的，莫要後悔。」

蘇雪遙見他目光灼灼，就知道他在想什麼，此刻她還真有些後悔了。

她急忙告饒道：「夫君，妾身著實不能再……」

謝衡月看她當真著急了，又知她著實嬌弱，他心下憐惜，便放軟了聲音安慰她道：「莫要害怕。是我不好，今夜我便搬去書房，王妃且好好將養身子吧。」

說著謝衡月卻依然不放鬆她，似乎為了之後的離別，這一個吻，變得更加深情起來。